



援藏
记事 ⑦

告别,是为了再次重逢

□三皮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5个月的时间倏忽而过。11月初,公司给我们放了假,安排我们各地去转转。我有了与西藏的山山水水一一告别的机会。

在纳木错,我赤裸着上身躺着厚厚的积雪中,寒冷与纯粹一点一点地渗入肌肤,我想让它们在我的脑海里停留得更久一点,足够我日后回忆,这么疯狂的举动想必以后不会再有。在羊湖,我静静地坐着,目不转睛地看着湖面魔术般地变幻色彩,因为离贡嘎机场近,两年里我记不清是第几次上来,每一次都是净化般的享受。在扎什伦布寺,我与一个老年僧侣一起走在片石铺就的曲折巷道里,他用洞悉岁月的眼神看着路人,看着我,让很想坐下来与他聊聊人生。在哲蚌寺,我坐看喇嘛们辩经,寺外是静寂的荒漠,寺内是鲜活的人声,如此和谐,即使什么都听不懂,但阳光温煦、树影斑驳,就这么看着不说话,也挺好。

流连在拉萨街头,我喝了一碗又一碗的酸奶和甜茶。掀开厚厚的布帘,我告诉肉夹馍店的老板娘,我要走了,最后一次来品尝她的羊肉汤。还有要告别的是我的朋友藏獒小黑。

援藏期间,我接替扎西给它喂食、洗澡。6月里我们重逢时,小黑直往我的身上扑,我自己来不及洗尘,先给它洗了个澡。这一次,我摸着它的头,它呜呜地低狺着,用漆黑的眼珠盯着我,看得我鼻头发紧。再一次离开,记忆的重量让我有点不堪承受。

扎西的妈妈在村里搜罗了200个藏鸡蛋,满满一大箱,异常小心地包扎好,要我带回来。次旦罗布给了我一瓶奶宝,说,波哥,这是我们用来做酸奶的菌,早上往里面倒上鲜奶,晚上就能喝到正宗的拉萨酸奶。食堂杨姐送了一大盒藏香,索朗托人从尼泊尔带了两块羊毛披肩,丹增副总送了一幅唐卡,还备了两箱拉萨啤酒,非带不可。他说,波波,带点西藏的水回家,喝着它,你会记得回来。我的宿舍里堆满了礼物,藏刀、牦牛角梳、吊牌、手串、阿里的雪菊、林芝的松茸、日喀则的牛肉干,他们是要我把整个西藏打包带回家吗?格桑书记动情地说,波波,你真是汉藏之间的友好大使,从来没有一个援藏员工受到如此的欢迎。是的吧,真诚真心不分民族。

四个小时的飞行后,我从拉萨萧瑟的冬天穿越回到宁波明媚的秋日,因为醉氧,我脸色

潮红并犯困。我想我要适应的是“空间差”。

次罗的奶宝养了好久,原来一小罐的菌繁殖得很快,分了好几个人,但大家终是接受不了这个酸度。因为每天要用鲜奶养着,日子久了,老婆也没了耐心,我只得默认她的丢弃行为。但与西藏的联系一直不曾中断,有空便与西藏公司的兄弟们在微信群里聊天,尼玛扎西考了公务员去了日喀则地区一个海拔4000多米的镇政府;综合部的秋秋终于还是辞职回了四川,她说亲情比谋生更重要。李鹤副总被授予“西藏通航暨安全保障50周年突出贡献个人二等功”,他的脸被紫外线雕饰得愈加沟壑丰富。扎西达娃生了个胖儿子,我用快递邮了一箱花王尿不湿和两套奶瓶,他开玩笑说要让孩子认我作义父。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又一个6月到来时,我请了年休假,第三次回到西藏。拉萨灿烂温暖的阳光直直照进我的内心深处,一颗心再次生出莫名的欢喜来。每一个没到过拉萨的人,都深信有一天会站在布宫前;每一个去过拉萨的人,必定会一去再去。

西藏,我期待下一次的再见。(完)



旅法
漫笔

偶遇车队

□碧水

那还是里约热内卢奥运激赛的日子,在卡西诺超市收银台前,遇到法国母亲选购满满一大购物车的食品、日用品。

经停车场,见三个孩子喜洋洋地从这位母亲的购物车取食品,男孩取一袋吐司面包,女孩取一根棍子面包,他俩往各自的车兜装食品;小女孩取一袋薯片跟随母亲走到一辆车尾插有红色三角旗的自行车旁,与母亲一起往车的挂包里装……这位母亲驾的不是汽车,而是自行车,是一自行车队之自行车。

车队是私家车队,由四辆自行车5位骑手组成,领队的显然是这家的家长,他骑一辆卧躺式自行车,踏脚在车的前轮,车尾插有蓝色三角旗。购物的母亲可能是车队的后勤部长,所购物品是车队的物资装备。不知此乃车队出发前“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物资装备,还是车队途中的物资补充。领队的车挂载最多,有7个长方帆布袋,座位的中部左右两边各挂两只,后轮两侧各挂一袋,上方又横卧一大红袋,还有一只自行车备胎。后勤部长的自行车有5个袋子,不过她不轻松,她须载1人,是小女孩。她骑的是辆双人自行车,前座为卧躺式座位,供小女孩坐,可与母亲脚踏前行;车的把手靠近前座,很像小袋鼠在袋鼠妈妈的怀抱那般。

在法国,一条白线将不宽的道路分出一条犹如跑道似的窄道,窄道上喷绘了自行车的图案,按照家乡的概念此应是非机动车道。法国的非机动车道多为自行车道,因而在街头,多见一身赛车运动装束的骑手,单人抑或双人抑或双上以上。去年,在第戎火车站的站台,偶遇一对候车的赛车夫妻,他俩头戴一灰一白的头盔,身着一蓝一黄的运动衫,肩背一黑底嵌红条和一黑底嵌绿条的双肩包,手握一白一黑的赛车车把。这对赛车夫妻与我们同乘一班次的火车去往另一城市。法国的有轨电车或火车允许随身携带自行车。尽管如此,一家五口的自行车队还是少见。

也许少见,我们彼此用生硬的法汉双语交流一番,我说的“我是中国人”用的是法语;而他们说的“我是法国人”用的是汉语,他们看完我拍的照片,还用汉语致谢,又说了北京、上海两个地名。当我问他们去过北京吗?领队用手机向我展示一张地图,是一张书有汉字——龙胜族自治县的地图。汉字下方自北而南的是一条蜿蜒的红色线条,似蚯蚓状。蚯蚓状的线条上标示不少红、绿、紫三色小圆圈,小圆圈中间是白色的五角星,不少小圆圈的两旁标识字母,其中的“Guigang”较为清晰。领队还说了一通法语。我能理解的是他去过广西贵港。至于是否率一家子去旅游,还是参加自行车赛,我们彼此没法说得清楚。

瞧,这一家子车队沿玛丽露易路北上出城。蓝天无云,一路上坡,孩子的车有点慢,挂载的一双旅游鞋随车振荡晃来晃去。此后的第三天,又遇一家庭车队。这是在古城的革命广场,是三口之家的车队,一对青年男女,各推一辆赛车,女的赛车后挂载一辆小童车,小童车后部插一杆红色三角旗,透过童车的帐篷能见吮着奶头、舞动着粉团似小手的幼儿。他们的车兜有刚买的番茄。

法国多假日。夏季的假日,法国人或多或少会举家出游,有些是自驾游。不少自驾游是驾房车而行,有意思的是中老年人驾房车出游的多,青壮年人则是骑自行车出游的多。即使自驾房车的法国人也大多在车厢后挂载两辆自行车,在一地宿营后,再骑自行车而游。

曾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巧遇环法自行车赛车队,其熙熙攘攘驻足观赛的场面,可见法国人喜爱自行车运动的特点。也许如此,我似乎格外关注法国人里约奥运是否夺得自行车赛金牌,关注出于一种思维定式,比如我们热衷于乒乓球,乒乓冠军应是志在必得。然而,我想错了,法国人热衷各类体育运动,非为比赛,而为喜爱,抑或为喜爱运动而带来的快乐,犹如偶遇的家庭自行车车队。



叶有
所思

成熟

□叶蓉

小朋友告诉我:妈妈,我现在去看我一年级写的作文,觉得好傻好傻啊!我说:你以为你现在就不傻了吗?他回答:可是那时候更傻啊!

我们每次回头想当年,都会有无数后悔的瞬间,小学时捉弄同桌,初中时叽喳八婆,女生们为了跳橡皮筋而吵架,还组成小小团体各自对抗。后来有些人长大了开始情窦初开,却不知道怎样找到一个情感的出口,表白变成了无聊的捉弄,起哄的人群一直哄笑到主角大哭。这些幼稚可笑的行为,如今回头去想,都是

不可思议的过往,当年我们居然这样傻,愚蠢到表达心意都像在吵架。

长大以后每每想起这些尴尬的时刻,都恨不得捶胸顿足自废武功来谢罪,或是问叮当猫借一个时光机飞回去改写历史。同学会时最怕有人嘴贱提起,假装失忆坚持辩称当年那个愣头青一定不是自己。说过的傻话和做过的傻事,就像记忆里的污点,总想用橡皮擦反复涂抹,好叫别人相信我们从来没有那样傻过。

小朋友的话教会我们懂得,以上种种才是人生常态。从很傻到慢慢没有那么傻,这是

生命里应该经历的过程,假如从来都是大方得体、先人一步,这会是一个社会精英,却未必会是一个幸福的人,所有的殚精竭虑,都快乐不到哪里去。傻乎乎的童年和傻乎乎的青春期,是多么值得收藏的纪念品。

这样想一想,忽然就原谅了记忆里的自己和眼前的孩子。人的成长发育本来就该是漫长的一段岁月,谁要是拔苗助长,就像催熟的西瓜一样,瓢还是红的,却一点也不好吃。花自飘零水自流,天要下雨娘要嫁,船到桥头自然直,急什么呢?